

第一章 如何面對困難

如何面對困難的問題本身，已足夠困難了，因為困難的存在多在於那個感受的人的感覺與反應如何而決定。某些事對某一個人是非常困難，但對另一個人却毫無困難。所以如何面對困難，實在是個很主觀、很相對，又很抽象的問題。雖然如此，但我們常說有困難、滿有困難、實有困難，所以願照管見條陳一二，與各位共同思想。

一、困難的實際與假想。

(一)困難是抽象的觀念。困難是抽象的一個觀念，也是相對的一個觀念。所以我們很困難給困難下了一個具體的定義。即使我們為某一事件帶上困難的面具，把它形容的維妙維肖，但那不過是面具而已，而困難並不是那面具所代表的形象。我們可以給困難帶上面具，但面具並不等於那困難的本身。我們常說很困難，但到底困難是什麼，也非常困難將困難說出來。所以我們必須知道，想像的困難與困難的事實有很大的距離。

(二)困難是相對的觀念。對一些英勇的人來說，他們說，在我們的辭彙中沒有「困難」這

個詞。所以他們說，「世上無難事，只怕無心人」。但對另一班思想比較精細，考慮比較長遠，個性比較悲觀的人來說，他們對任何一件事都從反面來思想，所以滿是悲觀的看法。因此憂心冲冲，就覺得事事難。所以同樣一件事，對某人來說很容易，但對另一位來說，就非常困難了。再以傳福音來說，對一個有負擔，有恩賜的人來說，傳福音不但是件很容易的事，也是件很快樂的事。但對一個即使有傳福音負擔而沒有恩賜的信徒來說，第一次開口向陌生人傳福音，實在是難而又難的事，難若登天，所以困難的感受是相對的。

(三)困難的客觀環境因素。在某一客觀的環境中，實際上有某些的困難。但在另一客觀的環境中，那一困難却完全不存在。比方說，許多人認為在回教或共產政權的社會中沒有信教自由的客觀困難，但我們也要明白，在自由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，也有不信教和不自由傳福音的主觀困難。在中東一些回教國家，雖然有客觀不自由傳福音的困難，可是不要忘記，有不少忠心愛主的宣教士在他們的崗位很自由的以生活見證傳福音。相反的，我們今日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，有自由傳福音的客觀環境，但許多人却毫無自由地享用那自由傳福音的權利，許多有不少不信基督的主觀困難。所以環境可以決定某些客觀的困難，但客觀的困難却不一定能決定主觀對困難的感受。

(四)困難本身的時間性。困難是在空間與時間中出現，自然也在空間與時間中消失。所以

我們可以說，某一困難在某一空間與時間中存在，也在某一空間與時間中不存在。在習慣上我們說永遠有困難，但在客觀的事實上也可以說永遠沒有困難。因為在某一空間與時間中有困難的存在，但在相對的某一空間與時間中沒有困難的存在。如果知道困難是有時間性與空間性，那麼面對任何的困難就不致太過恐懼，太過戰兢了！

(五)困難的真實與假想。許多的困難其實並不存在，只是在人的腦子中想像出來的而已。我們想那事情如何如何困難，所以就困難了，而事情的本身並不困難。所以聰明人多有困難，杞人憂天就是一例。許多人在想像中被所想像的困難難倒了。今日許多悲觀的聰明人，根據片面的資料，而推出局部的理論，就以偏蓋全，作出許多嚇人聽聞的理論，把人類帶進一個恐怖的境地。例如：這廿多年來社會學家與經濟家最熱門的課題之一——人口爆炸。他們根據幾十年統計數字的局部資料，就以幾何級數去推算人口的增加率。再以片面的資料，去估計糧食的生產量，和地球面積的容納量。因此就大力提倡節育，用各種的藥物與人爲的方法控制人口的增加。在某一方面來說，這節育的推行似乎有很好的果效。但其副作如何傷害節育者的身體，引起不道德的生活，甚至下一代在精神、道德、心靈上的不健全等惡劣的全面性後果，却沒有一個社會學家或政治家能負起實際的責任。而人口的增加率是否如目前估計的那麼可怕？地球是否不够供應居住的面積，出產的糧食是否不够供應食量的需求？這些

其實都是未確定的未知數。所以人口增加的可怕只是假想的困難，而不一定是實際的困難。

又如許多人認為教會絕不能在共產政權的社會存在。是的，共產政權是無神論的，他們想盡辦法壓制教會的活動與存在。但事實告訴我們，在極端反宗教的共產社會，那建基在基督復活大能上的教會，不但仍然存在，並且更廣泛地散佈在各階層各角落去。所以認為在共產政權社會，不能傳福音，教會不能存在的困難，也只是假想的困難。如果耶穌基督寶血的救恩，和祂用復活大能所建立的教會在某一種社會形態中不能存在，不能傳聞的話，那麼這福音的本身有一個極大的問題。我們必須有一個很堅強的信念，這寶血的救恩，生命的福音在任何一个社會形態之中，不但能够生存，並且能够發展。所以我們面對未來那些假想的困難，並不是想辦法如何逃跑，乃是要思想，叫教會如何在那樣的社會中存在紮根，並且生長的更堅實，更有力地為基督作見證。這是身為教會的領袖們必須趕緊思想的一個課題。

(六)困難的效用。從人的個性來說，人人都不喜歡困難。我是人，我也不喜歡困難。但為甚麼神許可患難臨到我們的身上呢？從聖經的真理中，我們發現是神自己安排困難來磨煉我們的。(申命記八章二、三節、十六節。以賽亞書四十五章七節。阿摩司書三章六節。約拿書第一章等。)神所以許可患難臨到我們身上是叫我們學習祂的律例。(詩篇一一九篇七十一節。)是要陶冶我們的性格。正如保羅所說的：「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就不至於

羞愧。」（羅馬書五章三至五節。）所以困難是一個工具。一個人對患難的看法，應當看它如水一樣。水能覆舟，也能載舟。其關鍵就是在乎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迎接患難。

(七)困難的需要。一個要事奉主，要發動教會中各信徒一起工作的領袖，我們必須有一具體強大的患難。如果我們看政治學家與軍事學家的著作，在他們策劃戰略時，總要有一具體的、鉅大的仇敵。即使沒有真實的仇敵，也要假想一個具體強大的仇敵，作為他們訓練士兵去攻擊的目標。有仇敵才有訓練的目標，才有攻擊的目標，才能計劃用什麼戰略去打擊仇敵。

在教會的禱告中，我們常祈求神除去仇敵，消滅仇敵，這禱告對不對？我們禱告了幾十年，神不但沒有把仇敵除去，相反的，我們的仇敵越來越強大、越兇猛，這是神答應我們的禱告。沒有仇敵，我們容易放鬆，沒有仇敵，我們沒有目標，我們許多的潛力也不會發揮。所以我們應該禱告，神阿！給我們教會一個強大的仇敵。沒有仇敵，我們不能成爲一個得勝的人。

在約翰福音十二章卅一節，十四章卅節，十六章十一節，耶穌稱「撒但是世界的王」。撒但就是對頭，仇敵的意思。（參民數記廿二章廿節，撒母耳記下十九章廿二節等。）耶穌所以要稱撒但爲世界的王，就是把仇敵具體化如世界那麼大，這樣祂就有具體的對象來打擊